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藏-清代沈樹鏞舊藏古籍善本 中的鑑藏印印記作為調查

The Collection of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c  
Sinica -A Study of the Collection of Seals in the Ancient Books  
from Shen Shu-Yong in the Qing Dynasty

鄧君浩

Teng, Chun-Hao

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研究所研究生

## 摘要

沈樹鏞為晚清最具影響力的鑑藏家之一。沈樹鏞所收藏之古籍善本與金石書畫碑帖為數也相當龐大，而從傳世沈樹鏞舊藏古籍善本與碑帖上的鑑藏印印記數量也想當多，而現今出版有關於書畫家款識的出版物往往不能反映其鑑藏印的全部。本文以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藏沈樹鏞舊藏古籍善本中的鑑藏印印記作為調查，其中以鄭樵（1104-1162）所著《金石略》一卷中所鈐的白文印「松江沈樹鏞鄭齋攷藏金石文字印」以及趙魏（1746-1825）所著《竹垞齋金石目錄》中所鈐的白文印「沈樹鏞寶藏印」作為印章風格上分析，並藉此推論有可能刻予沈樹鏞鑑藏印的晚清篆刻家。本文分為三部分，一為從地方志與交遊的尺牘上了解沈樹鏞其人與事蹟，二從台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藏沈樹鏞舊藏兩本古籍善本中解到清代鑑藏家沈樹鏞收藏古籍善本的種類與面向，並從其上的鑑藏印印記作為風格上的分析，三從鑑藏印印記的風格上推論可能刻此二印的晚清篆刻家，並進一步延伸討論沈樹鏞與篆刻家的交游關係。

**【關鍵詞】** 古籍善本、鄭樵、趙魏、沈樹鏞、鑑藏印

## 前言

川沙沈樹鏞為清中後期著名鑑藏家，雖英年早逝，但其收藏豐富。沈樹鏞與清中後期印人多有交遊的關係，所以沈樹鏞之鑑藏印也為數眾多，而現有出版物往往不能反應其全貌。

本文試圖從古籍善本的鑑藏印作風格分析並推論出有可能的篆刻家風格，並藉此了解鑑藏家沈樹鏞與晚清印人的交往，以及希望能憑藉此手法也能補當今現有出版物的缺憾。

### 一、沈樹鏞其人

沈樹鏞為川沙人（今上海浦東區），字韻初、均初，以金石書畫碑帖收藏聞名於當世。沈樹鏞生平可見於《川沙廳志》所記錄其父〈沈昌緒傳〉後的附錄中，其傳文如下：

沈昌緒號芑蘊，汝舟幼子。監生，運同銜。為人好善，綽有父風。凡興要役，必助成之。刊送格言方藥，寒暑無間。性尤風雅，喜讀書，延名師，待之忠且敬。子樹鏞，號韻初。博學能文，由優廩生中咸豐己未舉人。辛酉寇擾，挈眷北上。先是，在滬時出巨貲，託其友濟本境之流離失所者。歸知實惠及人不及十之一二，自以無知人之識，引為己咎，不校亦不問，其度量如此。會試挑取騰錄，入國史館、方略館校理，考取內閣中書。後南旋，家居蘇省。生平酷嗜名人書畫、金石碑帖，收藏極富。得瘵疾卒，時年四十二。<sup>1</sup>

從上述文字可知沈樹鏞富於收藏且嗜好金石碑帖書畫，仕途官至內閣中書，但因病而英年早逝。

關於沈樹鏞金石書畫收藏之豐富，可見於吳大澂（1835-1902）為沈樹鏞遺稿《漢石經室金石跋尾》作序文中看出，序文云：

<sup>1</sup> 《川沙廳志》，〈卷十 人物〉，光緒五年刊本，文獻出自於川沙圖書館，頁 37

數十年來，大江以南言金石之學者，前有嘉興張叔未，後有川沙沈韻初，收藏之精且富甲於海內，尤非張氏清儀閣比。<sup>2</sup>

從上述的文字可知川沙沈樹鏞收藏豐富且家境富裕，連當時的收藏家嘉興張叔未（1768-1848）所未能及的。吳大澂在序中又云：

余嘗戲謂韻初曰：君專收石刻，我癖嗜金文，猶南田之不畫山水以避石谷也。

3

從此段文字可知吳大澂與沈樹鏞情誼甚深，其中雖是吳大澂自謙之語，但都因各自喜好而富於收藏，皆是晚清重要的收藏家。

沈樹鏞生平經歷極少見於現今出版物中，筆者僅從 1962 年秦翰才（1895-1968）所整理《沈樹鏞毓慶父子金石書畫年譜初稿》一手稿開展，此稿分上、中、下三冊，分為沈氏譜傳、沈樹鏞獨譜、沈樹鏞毓慶合譜、沈毓慶獨譜、沈氏文獻等五部分。<sup>4</sup>從沈樹鏞獨譜中可知歷年所收藏之金石拓片題跋，從中可窺看出沈氏收藏之廣泛。沈樹鏞收藏與交游情況從沈樹鏞獨譜中可知。以同治二年為例，沈樹鏞在北京時與趙之謙、魏錫曾（?-1881）、胡澍（1825-1872）朝夕共事，研討金石之學。趙之謙於此年刻一白文印「績溪胡澍川沙沈樹鏞仁和魏錫曾會稽趙之謙同時審定印」，日後多次鈐於所藏金石拓片之上。沈樹鏞與趙之謙的交往尤為密切，趙氏一生刻印為數不多，但單就刻予沈樹鏞就多達三十幾方印，印章邊款內容也記錄著沈氏收藏記錄與兩人交往情誼。沈樹鏞不僅是與篆刻家趙之謙交遊，沈樹鏞也與晚清許多印人多有交遊，而收藏家也樂於鈐鑑藏印於所珍藏的善本碑帖上，所以從沈樹鏞鑑藏印印記中也可推知與印人的交遊關係。

沈樹鏞收藏之精和豐富也聞名於當時，從館齋號命名中可得知其重要收藏。從《沈樹鏞毓慶父子金石書畫年譜初稿》中的沈樹鏞獨譜可知其重要的收藏與對

<sup>2</sup> 沈樹鏞編著，《漢石經室金石跋尾》，手稿影印本，文獻出自於台灣大學圖書館，序

<sup>3</sup> 同註 2

<sup>4</sup> 秦翰才，《沈樹鏞毓慶父子金石書畫年譜初稿》手稿本，文獻出自於上海圖書館

時代上的影響。獨譜中所錄於同治二年歲終，沈樹鏞經過一年努力終得宋拓《漢熹平石經》小蓬萊閣黃易（1744-1802）藏本，爾後又得北平研山齋孫退谷（1592-1676）藏本，後以度於沈宅西齋，並命名為「漢石經室」。沈樹鏞另一大收藏可從趙之謙於同治三年刻予沈氏一方朱文印「寶董室」邊款上所記錄。此方朱文印邊款：「北苑江南半幅，稀世珍也。近為均初所得。又得夏山圖卷。兩美必合，千古為對。爰刻寶董室印。无悶」，從「寶董室」此印邊款可知沈樹鏞收藏了極為稀少罕見的五代董源（934-962）畫作「江南半幅」、「夏山圖」，在當時皆為稀世珍寶，且此邊款的記錄也透露出此二圖的流傳歷史。沈樹鏞收得此二圖，故稱為「寶董室」。從趙之謙於同治二年所刻予沈樹鏞一白文印「鄭齋金石」，從其邊款可知沈樹鏞喜好北朝鄭道昭（?-516）書蹟拓片且收藏雲峰、大基兩山刻石拓片，沈氏遂以「鄭」名為齋號。不僅是沈樹鏞對鄭道昭的書碑拓片喜愛，從尺牘中也可知鄭道昭的書碑拓片對沈樹鏞與趙之謙兩者的影響。趙之謙與胡培系的尺牘中可知鄭道昭書法風格也影響了趙之謙日後的創作發展。<sup>5</sup>沈樹鏞與魏稼孫的尺牘中也透露出沈樹鏞收藏了約莫三十幾種鄭道昭書碑拓片。

沈樹鏞對善本碑帖的喜愛可見於與魏稼孫往來的尺牘之中，如同治三年四月十七日致魏稼孫書信中云：

弟近況窘甚，每購佳拓，必須變賣字畫套帖，而出價不吝，所以外人見之如出兩手，背謬處甚多，自知之而不能改，亦癖好太過知故也。<sup>6</sup>

由書信內文可知沈樹鏞對於碑帖善本的喜愛，即使在窘迫的情況下也要不惜代價變賣所收藏的字畫換得佳本。此信中又云：

嗜如太過，亦不受用，每聞佳本，心膽刻刻提起，至極着想時，如場前等榜一式，豈不可笑？<sup>7</sup>

<sup>5</sup> 鄒濤，《趙之謙年譜》（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03年版），頁146

<sup>6</sup> 桑椹，〈沈樹鏞致魏錫曾信札七通箋注〉（《書法叢刊》，2010年第三期）

<sup>7</sup> 同註6

從此信中生動的描述沈樹鏞對於自己對佳本追求有如等榜的心情，對於自我的嘲諷流露於此文字之間，從此信中也可看出沈樹鏞與魏稼孫彼此之間的真誠流露。沈樹鏞對於碑帖的追求也可能是對於自己家庭中接連不幸的另一種情感上的寄託和心靈上的慰藉，從同治四年致魏稼孫的信中提到：

四月二十日，二小兒暴病遽殤，意外之變，夢想不到，弟只兩男，大者前年已殤於痘，此時又遭奇厄，自己之苦且不必說，堂上年高，何以解慰？每一轉念，幾無生人之樂矣，然遭此境遇，時運所迫，若竟日悶坐，可以成病，所以廠肆仍時往搜求，聊以排遣耳。<sup>8</sup>

沈樹鏞一生所藏金石書畫眾多，但因沈樹鏞英年早逝，故有《漢石經室金石跋尾》遺稿，由其子沈毓慶（1868-1902）所編成。於此時期，沈樹鏞所藏碑刻拓本大量散失與流轉，沈家子孫已少有藏品。民國初年其外孫吳湖帆重編金石跋尾稿，其中加以補充蒐集，編成《鄭齋金石題跋記》藏於上海圖書館。沈樹鏞收藏金石碑拓甚多，又出資與趙之謙合編《補寰宇訪碑錄》，並作校審之工作，以補孫星衍（1753-1818）《寰宇訪碑錄》之缺憾。沈氏亦有《漢石經室叢刻目錄》、《書畫心賞日錄》、《養花館書畫目》等著錄。

## 二、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藏-沈樹鏞舊藏古籍善本

### （一）鄭樵《金石略》

鄭樵為南宋著名博學多聞的學者，在《八閩通志》有以下記載：

鄭樵字漁仲。厚之從弟，隱居夾漈山，博學強記，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過目不忘。為經旨、禮樂、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辯論。紹興中，以薦召對，授樞密院編修官。金人犯邊，樵策其酋必斃，已而果然。所著書凡五十八種千餘卷，又有《通志》二百卷。<sup>9</sup>

<sup>8</sup> 同註 6

<sup>9</sup> 《八閩通志》，〈卷七十一 人物〉（明弘治刻本）

從地方志上的敘述可知鄭樵博涉多優，好學不倦於很多方面的學問，且著述眾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藏古籍善本的金石略（圖一）為鄭樵《通志·二十略》的其中一略，鄭樵將金石單獨列出為一略與其他略並列，可知金石一門的重要性與突顯其地位的提升。而在《通志》總序中有云：

方冊者，古人之言語。款識者，古人之面貌。方冊所載，經數千萬傳，款識所勒，猶存其舊。蓋金石之功，寒暑不變，以茲稽古，庶不失真。今藝文有志而金石無紀，臣於是採三皇五帝之泉幣，三王之鼎彝，秦人石鼓，漢、魏豐碑，上自蒼頡石室之文，下逮唐人之書，各列其人而名其地。故作《金石略》。<sup>10</sup>

從此段文字可知金石文物之價值在於恆久，以及鄭樵所作《金石略》所採集的資料和作《金石略》的意義與目的。而在《金石略》的序中有云

方冊者，古人之言語，款識者，古人之面貌。以後學政慕古人之心，使得親其見其面而聞其言，何患不與之俱化乎。所以仲尼之徒三千皆為賢哲，而後世曠世不聞若人之一、二者，何哉？良由不得親見聞于仲尼耳。蓋閑習禮度，不若式瞻容儀；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今之方冊所傳者，已經數千萬傳之後，其親承之道遠矣。惟金石所以垂不朽，今列而為《略》，庶几式瞻之道存焉。且觀晉人字畫，可見晉人之風猷；觀唐人書蹤，可見唐人之典則，此道後學安得而舍諸？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詳其文而用豐碑，自秦迄今，惟用石刻，散佚無紀，可為太息。故作《金石略》。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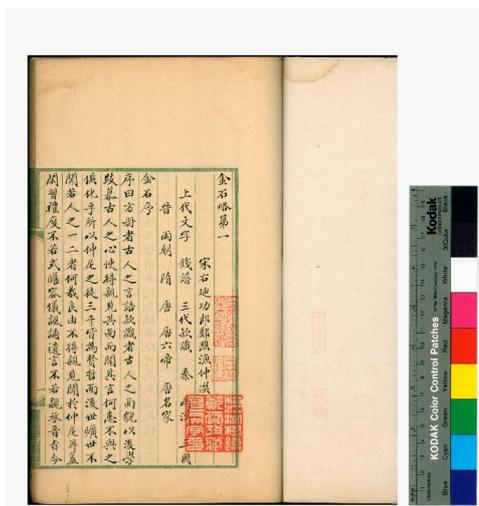
從上述文字可知藉由金石文物這載體的接觸與耳濡目染之下能受到古人之風猷薰陶，且可學習古人之蹤跡與典範，仿若親炙古人。沈樹鏞收藏《金石略》此古籍善本也意謂他認同鄭樵對於金石文物的觀點，並也大量收藏古代善本碑帖。從

<sup>10</sup> 《欽定四庫全書》，〈通志總序〉

<sup>11</sup> 《欽定四庫全書》，〈通志·金石略序〉

上述文字也可以推測出清代鑑藏家沈樹鏞收藏善本碑帖的另一面向，對於古人的風猷與典範之推崇與追求。

沈樹鏞收藏《金石略》此古籍善本，也在其上鈐白文印「松江沈樹鏞鄭齋攷藏金石文字印」（圖二）。現今所出版的上海博物館編《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著錄沈樹鏞自用印二十六方以及《近現代書畫家款印綜匯》收錄三十四方中皆未收錄此印，因此筆者針對此印進行研究和風格上的比對。筆者嘗試先從沈樹鏞所交遊的清代中後期印人去了解，而從其中現有出版的印譜和善本印譜進行調查。從筆者僅見現今的出版物作為調查，筆者皆未見此印被收錄於現今所出版的印譜中，但筆者發現日本篆刻巨擘小林斗盦（1916-2007）先生所編《中國篆刻叢刊·吳讓之 三》中卻收錄一方同樣是白文印「歸安吳雲平齋攷藏金石文字印」（圖三），此印為清代收藏家吳雲（1811-1883）的鑑藏印。筆者從三方面進行兩印的風格分析比較，一為章法形式上的分析，從章法中討論可看出兩印第二行與第三行的布局排列是相同，沈樹鏞鑑藏印第二行印章釋文為「鄭齋攷藏」而吳雲鑑藏印第二行印章釋文為「平齋攷藏」，沈樹鏞鑑藏印與吳雲鑑藏印第三行印章釋文皆為「金石文字印」。二從印章上字形的安排與用字的使用分析，兩印印文中的「齋攷藏金石文字印」這幾個字中幾近相同的用字處理方式。以「攷」字為例，兩印的「攷」字字形皆相同，而有以書入印的特色在其中，這正是吳讓之（1799-1870）承繼鄧完白（1743-1850）「印從書出」的風格典範。另以「字」字為例，不僅是兩印「字」字的字形相同，可窺見出二印的「字」字寫法如出一轍。從「齋」字為例，下半部「示」字末兩筆皆向兩側開張。而在這幾個字中可看出線條方折與圓曲的處理方式也皆相同。三從用刀的技法上分析，吳讓之的刀法多為衝刀與披削兩種兼用，可發現兩印明顯都看出皆為相同的技法。從章法佈局到用字處理與刀法上的使用可能為同一印人吳讓之前後期所作，抑或是後世學習吳讓之的皖派印人所為。



(圖一) 鄭樵《金石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藏



(圖二)「松江沈樹鏞鄭齋攷藏金石文字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藏(3.68\*3.67公分)

## (二) 趙魏《竹庵盦金石目錄》

趙魏為清朝人，其人之記載可見於張廷濟所著《桂馨堂集》內，其文記載如下：

趙兄晉齋，名魏、字洛生，仁和恩貢生，住寶祐坊寶祐橋址。邃於碑版之學，積三千餘種，有竹庵盦碑目。雖窮者不肯易於維揚，

搜得秦始皇時殘度，尚存十有二字，迂道篁里，售歸於余，余八甄精舍構李下有古頑礪，每來輒憩坐其上，因作八分書，題其名。道光乙酉八月十日午時卒，年八十。<sup>12</sup>



(圖三)「歸安吳雲平齋攷藏金石文字印」，小林斗盦編《中國篆刻叢刊》，〈吳讓之 三〉(二玄社出版)(約3.4\*3.5公分)

從上文可知趙魏精通於碑版之學，著有竹庵盦碑目。趙魏不僅搜羅碑帖也與篆刻家黃易(1744-1802)有交遊關係，而黃小松曾刻一白文印「趙氏金石」(圖四)予趙魏，其邊款文字如下：「晉齋篤好金石文字，古人翠墨，搜訪無遺。與德父

<sup>12</sup> 張廷濟著，《桂馨堂集》(清道光刻本)

子函，真堪鼎足，故作是印以贈。乙未四月，秋盦」<sup>13</sup>。沈樹鏞也曾得黃小松一印，但印面已被人磨去，僅剩下邊款文字。趙之謙也用此印刻「沈氏金石」（圖五）予沈樹鏞，其邊款文字如下：「均初得此石，上有小松題款，而印文已為人磨去，甚足惜也。憶小松曾為吾家竹庵翁刻「趙氏金石」印，因師其法。為均初作此，少補缺陷。後八十七年，同治癸亥十月，會稽趙之謙記。同觀者，仁和魏錫曾。」<sup>14</sup>，從此印邊款紀年可知為趙之謙於同治二年為沈樹鏞所作，其文中也提及沈樹鏞得此黃小松印，但印文已被人磨去。而為補其印文被磨去的缺憾，趙之謙擬師法黃小松為趙氏先人竹庵翁趙魏刻的「趙氏金石」印為沈樹鏞作此「沈氏金石」印。沈樹鏞收藏趙魏所著《竹庵盦金石目錄》（圖六），又得趙之謙擬以黃小松法所刻「沈氏金石」印，可見沈樹鏞與趙晉齋兩者之間頗有因緣。趙晉齋所藏拓本亦不在少數，從沈樹鏞致魏稼孫尺牘中可以窺看，在同治三年尺牘中有云：

宋拓《化度寺》精絕精絕，與近今傳本迥別，元人藏本，明人裝潢，有覃溪細書精跋，蓋詒晉齋物也。<sup>15</sup>

從此文可知趙晉齋所藏佳本宋拓《化度寺》，為元代人所收藏，明代人的裝裱，其上又有翁方綱（1733-1818）題跋。在同治四年的書信中也提及

貴處趙晉齋先生所藏拓本最多，憶已未到杭，有人介紹，始以全分脫售，其時惜未得之。<sup>16</sup>

從上述內容可知趙晉齋收藏碑帖豐富，但於咸豐九年始脫售散去。由此信之描述可知趙晉齋所藏拓本的流傳歷史。從上述兩封沈樹鏞致魏稼孫尺牘中可看出趙晉齋與沈樹鏞、魏稼孫三人皆喜好收藏善本拓片，所藏拓片也可能有相互流轉的關係。

<sup>13</sup> 小林斗盦編，《中國篆刻叢刊》，〈黃易〉（二玄社出版，1981年出版），頁42

<sup>14</sup> 齊淵，《趙之謙編年印譜》，（江西美術出版社，2008年），頁106

<sup>15</sup> 同註6

<sup>16</sup> 同註6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藏趙魏《竹垞齋金石目錄》中有一沈樹鏞鑑藏印白文印「沈樹鏞寶藏印」(圖七),此印亦未被收錄於《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以及《近現代書畫家款印綜匯》。筆者嘗試先從與沈樹鏞交往的印人中作調查,在筆者僅見的印譜出版物中未見此印。筆者從幾個面向嘗試推論此印風格與刻此印的篆刻家,一是從印的章法佈局分析,二是從印內的字形分析,三是從用刀與線條。一從印的章法為兩行佈局的白文印,而從佈局中可看到「讓頭舒足」的方式處理印面空間,例如將「沈」字下方留空,形成大紅色塊面、「寶」字最後「貝」字末兩筆縮小,造成兩邊留紅、「印」字上半部壓縮了前兩筆緊密部而第三筆延伸舒展形成一塊面留紅,這些造成印面多處的留紅效果。二從印面內的字形分析企圖尋找印人用字的習性,從「沈樹鏞寶藏印」中的字去分析可發現「印」字的結字盤曲相當特殊,但從吳讓之印譜中卻可發現此結字的端倪,從一白文印「姚正鏞印」(圖八)以及白文印「晏端書印」(圖九)的「印」字結體都與「沈樹鏞寶藏印」的「印」字相似。而「沈樹鏞寶藏印」的「寶」字上半部皆從玉,但「寶」字在《說文》中云:

寶，珍也。从宀玉貝，缶聲。<sup>17</sup>

「沈樹鏞寶藏印」的「寶」字中的「缶」從玉,這在吳讓之印譜中的白文印「陳寶晉印」(圖十)、以及「海陵陳寶晉康甫氏鑑藏經籍金石文字書畫之印章」(圖十一)的「寶」字中的「缶」也從玉,如此可看出「沈樹鏞寶藏印」的「寶」字與吳讓之用「寶」字的特徵相同。三從用刀與線條分析應為衝刀的刀法居多,線條上在多處可明顯看出橫畫較粗且直畫較細的處理方式。綜合以上三個面向的分析似可得一有可能的推論,從章法佈局上看出「讓頭舒足」與多處留紅的處理方式,其中「印」字與「寶」字的結字方式與吳讓之印結字相似,最後從用刀與線條的處理方式,有可能為吳讓之所為,或是學習吳讓之的皖派印人所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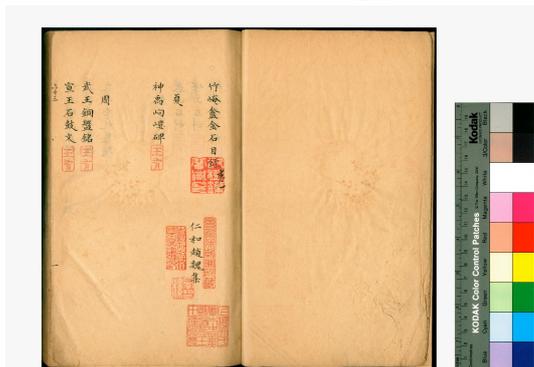
<sup>17</sup> 許慎著,段玉裁注,圈點《說文解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2年),頁343



(圖四)「趙氏金石」, 小林斗盦編《中國篆刻叢刊》,〈黃易〉(二玄社出版)



(圖五)「沈氏金石」, 小林斗盦編《中國篆刻叢刊》,〈趙之謙 二〉(二玄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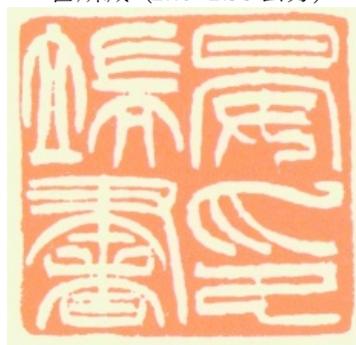
(圖六) 趙魏《竹庵金石目錄》,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藏



(圖七)「沈樹鏞寶藏印」,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藏 (2.79\*2.56 公分)



(圖八)「姚正鏞印」, 小林斗盦編《中國篆刻叢刊》,〈吳讓之 二〉(二玄社出版)



(圖九)「晏端書印」, 小林斗盦編《中國篆刻叢刊》,〈吳讓之 三〉(二玄社出版)



(圖十)「陳寶晉印」, 小林斗盦編《中國篆刻叢刊》,〈吳讓之 二〉(二玄社出版)



(圖十一)「海陵陳寶晉康甫氏鑑藏經籍金石文字書畫之印章」, 小林斗盦編《中國篆刻叢刊》,〈吳讓之 二〉(二玄社出版)

### 三、沈樹鏞與印人吳讓之的交遊考略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發現沈樹鏞舊藏《金石略》以及《竹庵盦金石目錄》中的鑑藏印印記可能為吳讓之或是學習吳讓之的皖派印人所為，從印記中顯示出沈樹鏞與吳讓之的交遊，進而延伸討論沈樹鏞與印人吳讓之的交遊關係。

吳讓之為繼承鄧完白的皖派重要代表篆刻家，且在清代中後期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同治二年七月沈樹鏞好友魏錫曾自閩赴京，路經泰州，拜會吳讓之，並攜帶趙之謙篆刻印譜《二金蝶堂印稿》予吳讓之示之，並作印譜序。魏錫曾並手鈐吳讓之印稿二部，一為自存，二為贈予沈樹鏞。沈本印譜有吳讓之作序，而後有魏錫曾、趙之謙、吳昌碩、趙叔孺、朱德彝、曾熙、黃賓虹、高時顯、王福厂、沙孟海等多人為之題記。從魏錫曾將一部手鈐吳讓之印稿給予沈樹鏞，由此可知沈樹鏞也是對吳讓之的篆刻極為推崇。而從沈樹鏞致魏稼孫來往的尺牘中也可以窺見沈樹鏞與吳讓之之間的交遊和請索。在同治三年三月十四日沈樹鏞致魏錫曾書信中云：

讓翁書額、六面銅印又拓本一一領到，費神感感。<sup>18</sup>

從上述的文字中可知沈樹鏞請託吳讓之為其書齋書額。而吳讓之為沈樹鏞書額一事，趙之謙在致魏稼孫的尺牘中也曾云：

吳讓老書「鄭齋」兩字，頗好。如今作八分，恐未必有此。<sup>19</sup>

而在同治三年四月十七日沈樹鏞致魏稼孫的書信中又提到：

讓翁字篆隸固不必言，楷法實有古拙之趣，傾倒之至，擬再求之。<sup>20</sup>

從文字中可以了解沈樹鏞不僅推崇吳讓之篆隸書，也對吳讓之楷書為之傾倒並作

<sup>18</sup> 同註 6

<sup>19</sup> 戴家妙整理，《趙之謙集》第二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 275

<sup>20</sup> 同註 6

了古拙之趣的評價，並希望再求得。從此信中也可推敲沈樹鏞因其愛好吳讓之筆墨，所以沈樹鏞可能不止一次向吳讓之求字或索刻印章。但從同治四年沈樹鏞致魏稼孫的書信中卻有此文字記錄：

吳熙載其人可惡至極，弟去年求書，送伊拓本及潤筆並信，至今杳然。所以揚州人多痛罵之，不誣也。<sup>21</sup>

從此段文字可知沈樹鏞在信中直接坦白對吳讓之有所怨懟，並表明拓本和潤筆已送給吳讓之，但求書仍然未果。此類似的情況在趙之謙致魏稼孫尺牘中也有記載：

門下士馮燦已捐小官，在泰州候補。近有書來，已薦與吳讓老，令教之作書。讓老昏憤甚，竟無回音。去歲送一紙《文殊經》，亦不言已否收到，奇極。<sup>22</sup>

從此信中所述趙之謙贈一紙《文殊經》予吳讓之，已表敬重之意，但年事已高的吳讓之卻也未作任何回應。從這兩件尺牘中皆可看到吳讓之並無回信給二者，是因為年事過高，還是寄寓他人之處且忙於奔波之中，現今也未有定論。



(圖十二)「沈樹鏞印」，小林斗盦編《中國篆刻叢刊》，〈吳讓之 三〉(二玄社出版)



(圖十三)「鄭齋藏本」，小林斗盦編《中國篆刻叢刊》，〈吳讓之 三〉(二玄社出版)

而在桑椹先生的研究中，吳讓之刻予沈樹鏞的印章原石，僅見兩方：一方上海博物館藏「沈樹鏞印」壽山石白文印(圖十二)與方節厝舊藏「鄭齋藏本」(圖十三)煨石印。<sup>23</sup>雖然桑椹先生僅記此二印原石為吳讓之刻予沈樹鏞，但此文從中研院歷史語言所藏古籍善本的研究中卻發現「松江沈樹鏞鄭齋攷藏金石文字

<sup>21</sup> 同註 6

<sup>22</sup> 戴家妙整理，《趙之謙集》第二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 279

<sup>23</sup> 桑椹，〈沈樹鏞與晚清印人交游考略-以碑帖薦藏印為中心〉，《榮寶齋》，2016年，頁 217

印」以及「沈樹鏞寶藏印」兩印皆有可能為吳讓之所刻予沈樹鏞，這對鑑藏家一生所擁有的鑑藏印資料整理又更為完整。

#### 四、結論

此文的研究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藏的沈樹鏞舊藏古籍善本《金石略》以及《竹崦齋金石目錄》的鑑藏印印記作為調查，一方面從古籍的調查中可以發現收藏家沈樹鏞收藏古籍的面向與種類，另一方面從印記風格分析中的印章章法、字形使用與刀法上的比對，都顯示有可能為吳讓之所刻抑或是學習吳讓之的皖派印人所為。本文藉由索刻的印章來探討沈樹鏞與吳讓之的交遊關係，並從鑑藏家沈樹鏞的角度來探討吳讓之。本文也藉此利用此手法將鑑藏家的鑑藏印記作一整理以及補足現有出版物缺憾，使之更為完整。

## 參考書目

1. 《川沙廳志》，〈卷十 人物〉，光緒五年刊本，川沙圖書館藏
2. 沈樹鏞編著，《漢石經室金石跋尾》，手稿影印本，台灣大學圖書館藏
3. 秦翰才，《沈樹鏞毓慶父子金石書畫年譜初稿》手稿本，上海圖書館藏
4. 鄒濤，《趙之謙年譜》（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03 年版）
5. 戴家妙整理，《趙之謙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 年）
6. 《八閩通志》，〈卷七十一 人物〉（明弘治刻本）
7. 《欽定四庫全書》，〈通志總序〉，〈金石略序〉
8. 張廷濟著，《桂馨堂集》（清道光刻本）
9. 小林斗盦編，《中國篆刻叢刊》，〈黃易〉，〈吳讓之〉，（二玄社出版，1981 年）
10. 齊淵，《趙之謙編年印譜》，（江西美術出版社，2008 年）
11. 許慎著，段玉裁注，圈點《說文解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2 年）
12. 劉嘉成，《吳讓之書法篆刻研究》，碩士論文，2006 年
13. 桑椹，〈沈樹鏞與晚清印人交游考略-以碑帖薦藏印為中心〉，《榮寶齋》，2016 年，
14. 桑椹，〈沈樹鏞致魏錫曾信札七通箋注〉（《書法叢刊》，2010 年第三期）

## 吳讓之印譜

1. 西泠印社，《吳讓之印存》，鈐拓本，（台北故宮藏本）
2. 西泠印社，《吳讓之印存》，浙江省新華書店，1981 年（沈樹鏞藏本）
3. 小林斗盦編，《中國篆刻叢刊》，〈吳讓之〉，二玄社出版，1981 年
3. 方去疾編，《吳讓之印譜》，上海書畫出版社，1983 年
4. 劉向東編，《吳讓之自評印稿》，揚州古籍書店，1992 年
5. 李早主編，《吳讓之印存》，西泠印社出版，1998 年
6. 《吳趙印存》，葛昌楹題，上海書畫出版社
7. 柳汀編譯，《吳讓之手批印存》，中國書店出版，2005 年

